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418

子宫的谎言：回归母体的《弃儿汤姆·琼斯史》

钱亮帆¹ 刘立翔¹ 赵文浩¹

(¹云南大学, 云南 昆明 650000)

摘要: 弃儿与弃儿叙事作为一个重要书写内容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地古代与近代的文学作品中,《弃儿汤姆·琼斯史》则集中表现了这一主题。一方面,“弃儿”的身份成为“追寻”的前提,并由此展开汤姆·琼斯的游荡,具有叙事层面的延展力量;另一方面,母体本身所发生的抛弃事件又与其隐藏的凝视性质的关心结合在一起,从而为汤姆·琼斯的精神荒原提供一个方向标。《弃儿汤姆·琼斯史》不仅呈现出个体“弃儿”的人生际遇,更以“史”的概念贯穿起人类的“被抛”与“被抛弃”的事实和“追寻”的动作。无疑,“弃儿”是充斥着原型意义的他者符号,尤其是对于现代文学来说,角色身份经历了从“弃儿”到“孤儿”的流变,正也以此窥见现代文学中的去伦理化的现象,达到“回归母体”的有机书写。

关键词: 弃儿;《弃儿汤姆·琼斯史》;母亲;子宫

《弃儿汤姆·琼斯史》^[1]是英国作家亨利·菲尔丁的代表作,首次出版于1749年。小说讲述了弃婴汤姆·琼斯被善良的乡绅奥尔华绥收养后,在成长过程中遭遇的种种磨难与误解。他被合法继承人布立非诬陷,被赶出家门,途中历经艰险,最终在真相大白后与爱人索菲亚团聚,并继承了财产。这部作品通过汤姆的经历,展现了18世纪英国社会的全貌,揭示了人性的善恶,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和文学价值。

在《弃儿汤姆·琼斯史》中,汤姆·琼斯的生母是奥尔华绥的妹妹白丽洁。白丽洁与一个教士的儿子发生了私情,生下了汤姆。为了掩盖这一秘密,白丽洁将汤姆遗弃在奥尔华绥的床上。奥尔华绥发现汤姆后,决定收养他,并为白丽洁提供了一笔钱,让她远走他乡重新开始生活。后来,奥尔华绥的管家婆和家庭教师误以为汤姆的生母是村中的女仆詹妮·琼斯,而詹妮为了掩盖真相,接受了白丽洁的贿赂,承认汤姆是自己的孩子。直到小说的结尾,真相才大白:瓦脱夫人(即詹妮·琼斯)向奥尔华绥揭露了汤姆的真实身份,说明汤姆是白丽洁的私生子。

“弃儿”形象在世界文学中可以说是屡见不鲜,尤其是在早期人类文学书写中。而“弃儿”的生成必然离不开两个行动角色,一个便是具有“抛弃孩子”和“生育孩子”的“母亲”,另一个便是“被抛弃者”,即“弃儿”。而在《弃儿汤姆·琼斯史》中则有机地将二者粘合在了一起。

一、弃儿与弃儿叙事

弃儿,顾名思义,即被抛弃的孩子。《说文解字》里解释道:“弃,捐也。从升推𠂔棄之,从去。去,逆子也。𠂔,古文棄。𠂔,籀文棄。”^[2]即表示双手推着箕筐^𠂔将婴孩丢在有人过往的地方。而弃儿的现代英语是:“foundling”,来源于英国弃儿文学的写作。

[作者简介]钱亮帆(2003-),男,四川广安人,云南大学汉语言文学在读,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诗学;刘立翔(2002-),男,山东日照人,云南大学社会学在读,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化与家庭社会学;赵文浩(2002-),男,河北石家庄人,云南大学社会工作在读,主要研究方向为个人成长。本文三位作者不分先后,为共同第一作者。

由此可以看出两个重点。首先，“弃儿”的身份生成包含了两个直接行动者，一个是“抛弃者”，一个是“被抛弃者”，甚至还有第三个隐含的期待行动者，即“发现者”。这三者构成了“弃儿”的伦理书写，往往“抛弃者”负责了“被抛弃者”的生，但是未育；“发现者”负责了“被抛弃者”的育，但是未生；这种将生育义务一分为二的手法实则是将“母亲”的身份给一分为二，故而才能生成“弃儿”这样的形象。其次，“被抛弃者”大多情况下是没有意识的，即由于年龄的太小及未实现社会化而使得意识的非自主化，故而才能称得上是“儿”。当然，《红楼梦》中无才补天的顽石也能算是“弃儿”，因为其没有经历过“社会化”，心智与社会属性上仍旧是属于“儿”。而那种成人被社会、被时代所抛弃的情况则并不属于“弃儿”的范畴，因为其在被抛弃时已经拥有了主观能动性。

根据以上定义，我们不难发现世界上诸多文学都涉及到有关弃儿的书写。古希腊神话中，宙斯、赫拉克勒斯、赫淮斯托斯等都是出生即被抛弃^[3]；《圣经》中亚当、夏娃被逐出伊甸园时仍旧带有蒙昧色彩与非自主意识，也能算得上是弃儿；《吉尔伽美什史诗》中吉尔伽美什、萨尔贡都是弃婴；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的迦尔纳、《罗摩衍那》的悉多都是弃婴出世；甚至有古波斯的居鲁士、古埃及的奥利西斯、大不列颠的亚瑟王、日本的水蛭子等等。在中国文学中，周朝的始祖便是名“弃”，又被称作“后稷”。《天问》、《列子》、《吕氏春秋·本味》等书记载的“生乎空桑”的伊尹其实也是个弃子。^[4]在少数民族文学中，《格萨尔王传》中的格萨尔实际上也是弃儿，《蒙古秘史》中的铁木真、《搜神记》中的朝鲜族朱蒙都是弃儿^[5]。中国小说中的弃儿更是家喻户晓，《西游记》里的唐僧、《宝莲灯》里的沉香、“三言二拍”里的许多孤儿……但是上述弃儿，都是一种带有英雄性、史诗性的角色，在书写时仅仅只是依靠弃儿的身份给他们的事迹增添一种悲壮与崇高，并没有在“弃儿”的本质作出解释与书写，这种解释与书写一直到达近代才得到重视。换言之，弃儿的叙事由以往的简单身份符号转变为一种重要的伦理素材，而这种伦理素材的基点便是近代以来的接近市民标准的文学的产生。

所以“弃儿叙事”发生了一种由英雄到平凡、由神话史诗到日常生活的转向。在西方小说里，《小癞子》等流浪汉小说便开始关注到普通人被遗弃，到菲尔丁的《弃儿汤姆·琼斯史》中，这种目光更加聚焦到了伦理的书写上。“抛弃者”和“发现者”竟然奇迹般地合二为一，突出了“母亲”这一角色的伦理义务。到了狄更斯的小说中，《雾都孤儿》等不仅刻画了弃儿的生存的个体成长，还栩栩如生地描绘了“弃儿”所处的社会和时代，这种描写使得“弃儿”的成长历程更加丰满，也使得我们开始反思“弃儿”的普遍伦理意义：作为一个社会上的旁观者，我们有没有义务去承担“弃儿”的生育责任，我们每个人是不是都是“弃儿”的“母亲”？而进入现代，这种“弃儿”书写逐渐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去伦理化的倾向，去“母亲”伦理、去“社会”伦理，“弃儿”也转变成了“孤儿”。这背后折射的是个体意识的觉醒和自我伦理的喷发，“每个人都成为了自己的‘母亲’”，对自己的生存与生命负责。在现代化的断裂的、非连续性的价值标准与伦理关系下，“孤儿”叙事突出了更多的问题。

简言之，弃儿是指被抛弃的孩子，弃儿叙事是指关于弃儿被抛弃到成长与社会化完成时的所有书写，在这个书写中，“母亲”作为一种隐藏的主体，通过“谎言”致使了弃儿的生成。

二、弃儿叙事的隐藏主体：母亲

“母亲”是“弃儿”生成的必要条件，没有母亲便没有孩子，没有母亲的动作便没有被抛弃的孩子。母亲也还是弃儿成长过程中必不可缺的角色，不过这个角色在弃儿的生命历程中被许多其他的角色代替，以致使“母亲”的身份实现了转换。如上所述，“抛弃者”与“发现者”通过分别承担“生”与“育”的义务，从而实现合二为一，即为“母亲”。

（一）母亲的身份转换

“母亲”在弃儿书写中是一个割裂的名词，往往会被割裂成“生产者”与“养育者”两种身份。“养育者”层面的“母亲”性别并非指代女性，而是能够使得弃儿成长的都属于“母亲”的范畴。《弃儿汤姆·琼斯史》中的白丽洁·奥尔华绥，也就是汤姆·琼斯的真正意义上的母亲，在汤姆出生时便假装为其他的孩子抛弃给她的哥哥奥尔华绥先生，可以说是尽到了“生产者”的义务。后续相比于她自己，其实她的哥哥

奥尔华绥先生更能够作为“养育者”来履行义务。白丽洁小姐在书中几乎没有展现出作为汤姆母亲的一面，但是其能够在一些细节上散发出母爱的光辉。白丽洁尽管默默地关注着汤姆的成长，但是作为一个自私的人，尤其是自私的母亲，这种关注并没有被汤姆所察觉，自然也就构不成所谓爱的沟通，汤姆也没有接受这种“养育”背后承载的爱。

而《弃儿汤姆·琼斯史》中还不得不提汤姆拥有的名义上的“母亲”，即那个所谓“抛弃儿子”和“与人有奸情”的农妇：珍妮·琼斯，这个女子好似被当成了一只替罪羊。有趣的是，在原文中白丽洁与乡绅哥哥猜测着：“孩子的母亲准是‘珍妮·琼斯’”。这里的实际母亲竟然没有表现出一丝的慌乱、惊讶或者不安。

实际上，作为一个“抛弃者”，其内心压力最大的时候反而是在“抛弃”这个动作本身上。可以说抛弃这个行为无异于从一个刚生产不久的生命制造者变成了一个流放生命的刽子手。这是第一重的共时性意义上的身份转换，它标志着抛弃者已经丢失了“母亲”这样的身份称谓；第二重的转变便是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能够满足孩子生理需求及塑造孩子人格的人，才能称之为母亲。在汤姆的成长过程中，“母亲”这个词并没有落到哪个具体人身上，可以说汤姆的成长经历是缺乏母爱的，这样的社会化注定是不会完全的。白丽洁小姐不愿意承担母亲的责任，无论是出于自私还是出于环境形式，总之，没有“母亲”身份的“母亲”以无声的谎言欺骗着汤姆。其实不只是汤姆，许多弃儿实际上在后续的成长与社会化的过程中是没有母爱陪伴的。弃儿在成长中的母亲存在方式无外乎三种：其一是母亲的缺失，根本不存在母亲，例如流浪汉小说；其二是母亲并不能承担责任，比如恶毒的后妈，也比如好心干坏事的继母，例如灰姑娘式的童话故事；其三是母亲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母亲，承担了作为母亲的职能。而汤姆所面对的是“无名无实”的母亲，是属于第一类的。

值得一提的是，汤姆在小说的前一部分受到的是奥尔华绥先生的教导，但是这种教导只能说是父亲类型的教导，汤姆是缺乏母爱的。故而在小说的二三部分，汤姆如同流浪汉一般浪迹在农村和城市时，所遇见的女子反而给以他一定的“母爱”式的关怀，这也是为什么汤姆在深爱苏菲亚的同时还和三个淫荡不堪的女子苟合在一起。

总而言之，“母亲”这个词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有“孩子”与她形成对照，可以说母亲与孩子是“他者之他者”的关系。当母亲抛弃孩子时，她就丢失了作为生命代言者的伦理意蕴；当母亲不愿承担孩子成长责任时，她就丢失了作为母亲的伦理根基。由此，我们可以看见近代弃儿与古代弃儿很大程度上的不同，古代所批评的目光聚焦在母亲之“生”上，而近代所批评的目光则聚焦在母亲之“养”上。

（二）母亲“抛弃”的动作意蕴

母亲的“抛弃”动作是一个意蕴深刻的动作，作品中往往会出现两个相对应的场景：一是抛弃的场面；二是发现的场面。有趣的是，发现的场面大多情况下都描写得细致，发现的人大多数也是善良的人、好心的人，例如《俄狄浦斯王》中的牧羊人、《西游记》里的法明和尚等，他们都是有社会良知和社会意识的“好人”，尽管他们并不能承担“母亲”的伦理身份。貌似越这样描绘发现者是好人，越能反衬出抛弃者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是事实大多时候都是相反的。抛弃的场面会有两种情况，一种也是描绘得非常细致，另一种则是运用白描手法，留下很广阔的想象空间。而抛弃孩子的母亲并非是十分恶毒的坏人，大多数是有难言之隐的女子，有着相似的动机。而抛弃的这个动作，无论是在白描的刻画中，还是细致的描写中，都具备一定的相同。故而我们可以从母亲抛弃孩子的动机、行动元与行动模式来肢解她们抛弃行为的深层意义。

1. 动机

“动机是指引起、维持、推动个体活动以达到一定目标的内部动力。”^[6]人们的社会行为以及活动方向都是由一定动机驱使的，“抛弃行为”也不例外。为何强调抛弃者并非纯粹的坏人，在很多时候她们展现出的是复杂的人性，原因在于抛弃动机的前置条件，即有孩子能够给母亲抛弃。如果说真的对孩子感到反感，大多数母亲会选择打胎，但是抛弃者却选择了生下他们，再将他们抛弃。或许在古代的抛弃行为书写中并没有这层意蕴，但是随着科学技术进步，近代和现代的书写可以说是对这方面的把控极为精妙。我们可以据此得出一个结论，即孩子本身并不是母亲想要抛弃的动机，也不足以引起母亲本人的反感。

故而，母亲要抛弃孩子的动机便来源于以下条件。

第一，母亲本人是自私的，自我性战胜了母性。代表人物就是白丽洁。试想一下，哪怕其在汤姆成长过程中承认自己是他的母亲，在自己还活着的时候就袒露自己的身份，好像对其本身也没有太多严重的影响。但是她害怕于自己的身份不容许做出这种事情，也害怕自己受到社会压力的谴责。这里的白丽洁是自我但不是母亲，一定意义上来说白丽洁实现了自我意义的启发，但是却逃离了伦理规范的义务。这也是她在抛弃动作时的主要动机，这种动机影响深远，影响到了她在汤姆成长中的表现。

第二，社会道德具有极高的谴责性。有时抛弃一个孩子能够躲避社会道德的谴责，这种谴责来源是广泛的，有来自宗教的，也有来自民俗的。试想一下，《红字》中海斯特·白兰若是能够抛弃自己的孩子或者是供出孩子的父亲，她的社会生活将会变得相对轻松，但是她用顽强的毅力将耻辱转换为了荣耀。但并不是每个母亲都有着这样的毅力，何况有的社会谴责比《红字》还要严重得许多。很多时候我们所谓的网络暴力也正是一种社会谴责，具有极强的攻击性。

第三，生存条件堪忧。托尔斯泰在《穷人》中把桑娜夫妇是否收养已故的邻居的孩子的纠结心态刻画得栩栩如生。很多时候穷人或者说底层人民都面临着这种痛苦，孩子跟着自己是吃不饱的，生存条件已经堪忧。在讴歌母亲的作品中，常见的就是底层的母亲拉扯着孩子长大成人，如莫言《丰乳肥臀》、虹影《饥饿的女儿》等；但是也有将孩子送给别人或者丢弃到有人的地方的小说也屡见不鲜。

总之，母亲抛弃孩子的动机是多元的，但无外乎来源于这三种条件。有时母亲的抛弃行为并非深思熟虑的，而只是临时起意的，只是因为内心的悄悄的推动力。

2. 行动元与行动模式

行动元是抛弃行为所必须的，因为抛弃作为一个事件，必然是需要能够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要素。将“母亲”与其形象意义抽离开来看，抛弃这个动作便成为其作为行动元的独特意义。在事件中，“弃儿”反而成为一种符号，与角色抽离开来的“弃儿”貌似与一件物品没什么不同。而在故事中的另一行动元，便是发现者，能够发现弃儿的要素。在大多数情况下发现者与养育者是同一角色，但也存在抽离的情况。而在发现者之后便是养育者，主要负责的是孩子成长过程中的生理补给与人格塑造。值得一提的是，养育者或许很多时候不止一个，是接连承接的许多人，例如《小癞子》中“我”连续跟随的几个雇主。于是，“抛弃者-发现者-养育者”就成为了整个弃儿叙事的一条行动元链条。这个链条的写作无疑是线性地写作，且是围绕弃儿的单线性写作，所以我们的叙述顺序可以从这个链条的任何一段开始，穿插进回忆等追叙手法。但故事总归来说是比较单一的，也是比较契合弃儿作为核心。

抛弃的行动模式是较为固定的，主要经历了：“抛弃者抛弃-发现者发现-养育者养育”这一个模式，但是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历程是历时性的线性叙事。而在每个具体动作下面，又有着不同的模式。抛弃者抛弃有静态抛弃与动态抛弃两种模式，静态抛弃是放在一个较为固定的地方，比如汤姆被放在奥尔华绥先生的床上；动态抛弃是将孩子放在某个动态移动的物品上，比如河水上的木板、道路上的马车，比如江流儿顺水而下。前一种的空间固定性使得抛弃者与弃儿的联系性依旧很强，后面既有可能出现复归的情况，后一种的空间流动性使得抛弃者与弃儿几乎断裂，后续很难出现复归情况。而养育者养育也有两种模式，一种即是单纯的养育，把孩子当作真正的儿童来养；另一种则是不纯粹的养育，带有目的性地培养孩子，例如《聊斋》里把孩子当场杂技表演的工具。这样的行动模式是归纳出来的较为普遍的模式。然而很多时候，这其中将会缺失一些，即“空白行动”，这种空白行动里虽然没有提及这一套行动链，但是能够勾起读者的召唤结构，从而引发想象。

简言之，我们可以归纳出一套关于抛弃的行动链条，这根行动链条无疑强调了“母亲”身份的断裂化。

（三）“母亲”的符号抽象化与再具象化

在抛弃的行动链条里，“母亲”的身份遭遇了一种符号式的抽象化。最为直观的便是养父母向弃儿提及生母时的描述，将孩子的生母作为一种抽象符号来看，貌似这个符号除了生出弃儿外便别无它用。在《弃儿汤姆·琼斯史》中，“母亲”成了一个有“罪”的符号，标榜正义的乡绅认定珍妮就是那个“母亲”，要判珍妮的罪。《小癞子》中，“母亲”成为了一个“虚无”的符号，从未出现过，这隐喻着“我”不知从何而来，又不知从何而去的社会“尴尬”境地。《雾都孤儿》中，奥利弗·退斯特的母亲刚生下他就归

天了，“母亲”成为了一个“死亡”的符号，从而再也没有提及母亲，就像从来不敢提及死亡一般。“母亲”成为了一种符号，服务于作为“弃儿”的孩子。

当然，由于弃儿叙事的特殊性，在很多时候并不会提及他年幼时的生母，但是在其成长中的叙事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有关生母的叙事，这种叙事使得“母亲”的形象再具体化了。如同汤姆一般，在故事的大结局，汤姆及奥尔华绥受到了白丽洁死前的遗书，这时，汤姆和奥尔华绥好像又想起了那样一个女子。当然，读者也不得不惊讶菲尔丁的笔法与构造，又翻到前面去看这个被我们漏掉的女性形象与诸多对汤姆的母爱细节。这时作为“母亲”的白丽洁形象一下就跃然纸上，可以说是具有圆形人物的气质，使得我们对于她的印象完全改观，使得对于这个人物的思考更加深刻，作者在这里仅仅只是用了一封信和一个戏剧性的结尾。当然，白丽洁的形象再具体化远不止于此，更加重要的是汤姆对于她的认同，尽管白丽洁已经死去了，但是汤姆对她的承认完成了回归母体的结局，也戳破了“抛弃”这一谎言，回归到了子宫的真相呼唤去。

三、“抛弃”——子宫的多重谎言

在弃儿文学中，“抛弃”实质上是一个谎言，一个专属于母亲的谎言：“妈妈不爱你”的谎言。这种谎言的基础来源于子宫，因为弃儿产生于子宫，故而我们可以说“妈妈不爱你”实质上是来自子宫的一个多重谎言，如果母亲真的不爱孩子的话，何来把孩子生下来，赋予孩子生命呢？从前所述，“母亲”作为一个复杂的身份，她的谎言反而是将真相“妈妈很爱你”包裹着，体现着回归母体的主旨。“子宫”所承载的谎言便是现实谎言、伦理谎言、死亡谎言三重谎言。

（一）现实谎言

现实谎言即基于现实的谎言。正如前所述母亲抛弃孩子的动机有三：本人自私性、社会道德谴责与生存条件堪忧。而基于现实的谎言也正是基于这样的三个动机。正因为现实是迫于现实。如果母亲不做出这样的谎言，她可能活不下去，她的孩子也可能活不下去。这种现实谎言是最基础的，也是最为痛苦的谎言。在母亲心中，她的良心会因为抛弃孩子这件事而被反复摧残，她的生活也并没有因为抛弃了孩子而变得更好，一定程度上甚至能看见作为母亲，她是十分后悔的。这句谎言实际上翻译过来的真相其实是：“妈妈很爱你，是因为活不下去，所以妈妈不爱你”。这里的谎言所对的行为便是：母亲很想养育孩子，但是因为生存不下去，所以抛弃了孩子。

（二）伦理谎言

伦理谎言是挣脱了母亲身份的谎言，或者说是母亲身份破碎后不得不圆谎的行为。首先，抛弃者还没有做好从女孩到母亲的身份的转变，这样的伦理冲击使得她不堪忍受。这样的身份几乎可以算是巨大的，在关于女性的古代文学的书写中，常常出现的便是少女、少妇、老婆婆三种形象，然而很多时候被我们忽视的，这三者其实是一个人。通过阿尔都塞的症候式阅读方法^[7]，我们能够挖掘出许多作者无意识的文本之外的话语。而母亲的伦理转变就是文本之外的话语。很多时候我们难以想象一个少妇年轻的时候或者年老时候的状况，尽管可以想象其面容，但是很难想象其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的风貌。这种转变对于角色本人来说可以算是心情的激荡。其次，抛弃者还没有做好承担社会伦理与社会道德的义务。抛弃者在此之前大多情况行使的是作为人的权利、作为女性的权利、作为女儿的权利，但是在这样的角色转变之中，抛弃者一下多了许多的义务，这些义务并非短短十个月的时间能够消化完的。这也正是现代许多孕妇产前抑郁的重要原因。这句谎言翻译为真话其实是：“妈妈很爱你，但是妈妈还没有准备好，所以妈妈不爱你。”值得一提的是，白丽洁小姐后来其实是准备好了的，她生下了汤姆同母异父的兄弟布立非，但是她出于对谎言的愧疚与后怕，以及出于现实的考量，还有自己的主体自私性，并没有站出来承认，反而是与哥哥一起栽赃于别人。这也体现出作为母亲的复杂性。

（三）死亡谎言

死亡谎言是一个哲理性的谎言。在一个温暖舒适的地方，不需要劳动，只用休息和玩耍，就是子宫，每个人都经历过。子宫是一个封闭的空间，又是一个温暖的怀抱。在这里没有所谓的社会、自然与人，有

的只是沉眠与无意识的清醒。实际上,这样的地方和死亡的归宿——“坟墓”极其相似。坟墓也是封闭的空间,也是没有光亮,唯一不同的可能是坟墓的温度会忽冷忽热。人躺在坟墓里面,也无关社会、自然与人,也是只有沉眠和无意识。从此而言,子宫实际上与坟墓等同,都是某个混沌的质点。而两者的不同则是,究竟是从里到外,还是从外到里换句话说,是被赋予生命,还是被夺走生命。生命其实是从子宫到坟墓的这段距离。第一个把我们从小子宫里拉出来的人,是母亲,所以貌似母亲的形象与生命的形象高度吻合。如果母亲并不想赋予你生命,又何必将你从小子宫里拉出来呢?这也是一个谎言,一个有关死亡的谎言。假如弃儿未从小子宫出世,那他也必然无法走进坟墓,“未知生,焉知死”。而事实上,母亲赋予孩子生命,不仅仅是给了他们生,更教给了他们走向死亡的路:沿着生命的道路走到尽头,便是死亡。子宫说不爱孩子的谎言无疑是虚伪的,正因为其爱着孩子,所以给了孩子生命,更为他们指点怎样前往死亡,而处于生命与死亡中间的,便是子宫真正想告诉孩子的。看似把孩子抛弃是一个惨痛的谎言,实则在这层谎言之下已经饱含了对孩子的深情的真相。在潜意识或无意识中,母亲仍旧是爱着孩子的。

简言之,谎言作为一个残酷的话语,在子宫的表达中却隐藏着真相。谎言是“妈妈不爱你,所以抛弃了你。”,但是真相却是“妈妈很爱你,但是由于现实、伦理、人性等等,妈妈抛弃了你。”二者之间的根本立足点是不同的。在所有的弃儿文学的书写中,对“爱不爱”这样一个情感表达一直是处于高度关注的。透露在弃儿成长过程中,也透露在作者的笔下,无意识地表达了回归母体的爱。

四、“回归母体”——应答子宫的真相呼唤

上述内容提到,子宫是带有真相的,真相实际上就是母爱。弃儿书写中的母亲并非是完全的非人性化的,反而是带有对孩子的爱。白丽洁小姐假如不爱汤姆,便不会写下那封遗书,把这个秘密带进坟墓,谁也不会知晓。而最后汤姆也回归了奥尔华绥的大家庭中,实际上这是汤姆的“回归母体”的行动,这种行动是基于汤姆了解了母亲的真相,即母爱,对着母爱的真相呼唤的应答。

在文学书写中,这样的应答基于两个关于弃儿的重要的条件。从个体角度来说,弃儿应当实现了人的存在与发展的意义;从宏观角度来说,弃儿最后脱去了“弃”的身份,变成了一个真正的“人”,从而肩负起了作为人的繁衍的责任:生育。

(一) 人的存在与发展

弃儿应答母爱,实际上是弃儿原谅母亲的“抛弃”行为,原本弃儿可以享受到母亲的正常的关怀,如同每个正常孩子一般,但是他却走上了另一条艰涩的道路。汤姆历经了许多劫难,对汤姆来说,这部“历史”书写的曲折便是他自己身上的折磨。在苦难的经历以及道路的成长中,汤姆逐渐从一个血气方刚、没有边际感的小伙,变成了一个较为稳重、成熟的青年。这个转变是巨大的,在社会学上被称之为“社会化”。“社会化的初级场所是家庭”^[8],而作为弃儿,他的家庭社会化是缺憾的,这也影响到了他的性格,年轻时候他就为别人着想。为猎户、为农户着想,能够对别人着想的人实际上在自己内心反复琢磨自己好多次。这也是母亲缺席对他造成的人格意义上的影响。直到汤姆·琼斯历经艰险,他才变成了大人的样子,才知道不能随便玩弄别人的感情,也不能随意的意气用事,他在最终实现了社会化。从一个“弃儿”转变成了一个“人”。实现了人的存在与发展,达成了马斯洛心理需求最高层:自我实现。这时他明白了作为人的意义,他理解了母亲那种谎言下多面为难的境地,进而理解到母爱的真相,故而实现了母体的回归。

(二) 生育的责任:繁衍的基本路径

从原型批评的角度来说,神话传说中许多“弃儿”形象的出现可能意味着人类早期的确存在许多“弃儿”。但是这些“弃儿”最终都能够名震一方,成为英雄,这说明人类对于继承有着向来的期盼。“弃儿”本身是一种反繁衍的行为,只管生不管养,也达不成繁衍生息的效果。而弃儿在小说中往往都能活得成功,甚至活成英雄,哪怕是小癞子最后也能活得快乐。这样的安排实际上是对“弃儿”这种反繁衍的推翻,是对人类繁衍的一种肯定。汤姆最后成长为了“人”,在无意识中接受了作为人的责任,他不再灯红酒绿,而是和苏菲亚一起生活,承担生育的责任。而这种人类繁衍的路径,生育,在代际传承中贯穿了母爱的主

体。这里的母爱已经跳出了母亲对于孩子的爱，而是作为一种人类的普世情感而广泛存在。汤姆的行为在无意识中体现出了“弃儿”群体在宏观意义上的对母体的回归。列维纳斯曾在《时间与他者》中讨论这一话题，从父子关系延申到人类的繁衍性^[9]；与此同时，母子关系的割断则从另一个方向推动着人类走向一个更复杂的单子化社会，正如《尤利西斯》里不断落实着本雅明“游荡性”的那对精神父子，“呈现给斯蒂芬和布鲁姆的是一个充满符号的世界，甚至人类本身也处于‘解体’状态。”^[10]

值得一提的是，不是每一个弃儿文学书写都带有回归母体的情节。但是每个“弃儿”都有回归母体的潜在倾向。

五、从“弃儿”到“孤儿”：现代文学的去伦理化

“弃儿”这个词和身份在现代化日益精进的今天，好似已经不再怎么提起。取而代之的是“孤儿”书写的兴起。“弃儿”相比于“孤儿”，明显地更强调抛弃行为，也更强调抛弃中的各个主体：母亲、弃儿、养育者等，也有一道明显的行动链条。但是在“孤儿”中，便将其中的各个主体淡化，也没有一套固定的行动链条。《雾都孤儿》直接干脆地让奥利弗的母亲早早地退场，没有进行过多的描绘。这种倾向实际上是现代文学的一个“去伦理化”的倾向。“孤儿”在慢慢地否定人的社会支持网络，尤其是在否定人天生的先验的社会支持网络，这种否定是对伦理的冲击。J·M·库切的“耶稣三部曲”直接使孩子无父无母，也抛弃养父母自己跑到孤儿院去生活，这样冷峻的笔法使得我们为之心惊肉跳：现代伦理已经稀碎到这种程度了？纳博科夫笔下的洛丽塔甚至摆脱了“孤儿”的特质，把“有罪的父亲”玩弄于股掌之间。

然而实际上，“弃儿”依旧是存在的，甚至在现实生活中是广泛存在。但是由于现代文学的转向，使得更多的目光聚焦到了“孤儿”身上。“弃儿”根据上述本义，就是被母亲所抛弃的孩子。这种抛弃在古代是物理意义上的抛弃，然而到了现代，成为了一种社会意义上的抛弃。离婚的母亲拖着行李箱走出家门的这一场景可以说在许多单亲家庭都有出现，尽管拖着行李箱出门的也可能是父亲，但是无论如何，弃儿是已经生成了。有时值得感叹的是，单亲家庭或重组家庭下，孩子的生活状况说不定比汤姆流落时更糟。在这个物质生活得到满足的时代，人们的精神危机愈发严重，福柯层感叹于词语与世界的断裂和非连续^[11]，萨义德也感叹于人文主义在这个时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12]。但是这种精神的断裂，受伤的不应该、也不能是孩子，这是对人类繁衍的一次严峻的挑战。假如“生育”这种责任都不能做好，那么又何谈人类的延续呢，“生育”中重点的是“育”，就像弃儿文学中重要的是“弃儿的成长”。假如剥离了“养育”与家庭社会化的责任，那么孩子是真的成为了精神上的“孤儿”，这远远比“弃儿”可怕。

再者，“弃儿”的书写，如前所述，大多最终都会走向成功。这说明大家是在期盼于人的成长、人的发展、人的延续的。但是如今“孤儿”的书写，以问题小说的视角来看，那就是痛心疾首，“孤儿”的问题比“弃儿”严重得多，可怜得多，结局也惨得多。悲观的意识已经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存在渗透进了我们的写作观与阅读观中，可悲的是，我们还深陷在精神危机里无法自拔。

结语

“弃儿”这一行为看似冷酷，但其实里面饱含深情。“弃儿文学”也为我们带来了别开生面的文学体验。“弃儿”所蕴含的人类学意义深厚，代表着人类的繁衍与延续。“弃儿”所蕴含的情感沉重，母爱的真相被其书写出来。《弃儿汤姆·琼斯史》是一部意义重大的“弃儿文学”，也是一部关于弃儿成长的“历史”，艺术价值与历史文化价值较高。现代生活中，我们要更多地关注“弃儿”，也要更多地去关注母爱、关注母亲。

[参考文献]

[1]〔英〕亨利·菲尔丁. 弃儿汤姆·琼斯史[M]. 张谷若,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9.

[2]〔汉〕许慎著; 汤可敬注. 说文解字[M]. 北京: 中华书局, 2023.

- [3] (德)施瓦布著. 古希腊神话[M]. 周金元,译.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16.
- [4] 饶道庆. 《红楼梦》的“怨弃”情绪与“被弃”原型[J]. 文艺研究, 2003(02): 74 - 82.
- [5] 萧兵. 中国文化的精英——太阳英雄神话比较研究[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9.
- [6] 周晓虹主编. 社会心理学概论[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0.
- [7] 张一兵著. 问题式、症候阅读与意识形态[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20.
- [8] 郑杭生主编. 社会学概论新修[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9.
- [9] (法)伊曼努尔·列维纳斯. 时间与他者[M]. 王嘉军, 译.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 [10] Ziyang Feng, Liangfan Qian. Modernity Entanglement: Presence of Space, Wanderers, Marginality in Ulysses [J]. International Theory and Practice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25 (01): 185-200.
- [11] (法)米歇尔·福柯著. 词与物 人文科学的考古学[M]. 莫伟民, 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6.
- [12] (美)萨义德. 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M]. 朱生坚, 译; 胡桑, 校.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3.

The Lie of the Womb: The History of Tom Jones, a Foundling, and the Return to the Maternal Body

Qian Liangfan, Liu Lixiang, Zhao Wenhao

Yunn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theme of the abandoned child and the narrative of abandonment is a significant subject that is widely present in ancient and modern literary works around the world. The History of Tom Jones, a Foundling highlights this theme in particular. On one hand, the identity of being a "foundling" serves as the premise for "searching," which sets off Tom Jones's wanderings and provides a narrative extens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act of abandonment by the mother is combined with her hidden, gaze-like concern, thus offering a direction for Tom Jones's spiritual wilderness. *The History of Tom Jones, a Foundling* not only presents the life experiences of an individual "foundling" but also connects the human experiences of being "thrown" and "abandoned" with the act of "searching" through the concept of "history." Undoubtedly, the "foundling" is a symbolic figure filled with archetypal significance, especially in modern literature. The evolution of the character's identity from "foundling" to "orphan" reflects the de-ethical phenomenon in modern literature and achieves an organic writing of "returning to the mother."

Keywords: Foundling, *The History of Tom Jones, a Foundling*, Mother, Womb